



奏議卷第三　集九十九

諫院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慶曆三年

右臣伏聞朝旨用郭承祐爲鎮定部署臣自聞此除改夙夜思維一作竊見朝廷以郭承祐爲鎮定州總管事關利害臣職當言國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盡朝廷威勢困却天下生靈細一作深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一作非人付以重一作要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一作差不當人或問於大



臣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別無人（一有矣字）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別思更有誰可用乎（一作者）臣亦常聞此言每退而歎息夫所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蓋不力（一作肯）求之耳今不肯勞心（一無二字）選（一作揀）擇越（一作不）次而用（一有而字）但守常循例輕用小人寧誤大計一誤不（一作一）悔後又復然至如葛懷敏頃在西邉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一有則字）別未有人難為換易（一無此四字）及其戰敗身亡橫屍原野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一作別須有）人用臣謂（二字一作且）今

日任（一作用）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況如（一無如字）承祐者凡庸（一無二字）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頃在澶州只令（一有營字）築（一有州字）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一作道）臣謂朝廷（一作天下）非不知承祐非材議者不過曰例當敘進別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說耳方今黠（一作醜）虜狂謀禍端已兆中外之士（一無二字）見國家輕忽戎患弛武北方人皆獻言願早爲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者劉六符之（一作暫）來（一有便使二字）朝廷忍耻就議蓋謂河朔無可自（一作素無可）恃難與速（一作力）爭須知屈意苟和

必寬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一無二字精意一作選將臣先爲禦一作預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倒輕任一作用小人之日也一無也字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一不用兵處知州或召還別與一閑慢職秩若欲録其勤一作勲舊優其戚里之恩閑官厚祿足可養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爲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 同前

臣風一作竊聞朝旨一作廷欲以殿中丞任顓管領元昊

遣來一行人等一本此十字只作管待西人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一無此四字不末一作肯稱臣又一有字索物大多其志不小一作少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一無此九字朝廷既一作必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一無入字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強弱若一作如見朝廷威怒未息一作四事勢一作意未削則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一本此十字只作二莫測必有斬使出兵之懼拘囚在館之憂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我

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爲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一作論事恐益難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爲先況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差一作以一班行一有人字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一無次字來者漸更一作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一本彼字作今賊轉自強我轉自弱一有矣字況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戎一作夷狄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驕強辭以圖相勝若能一無能字先薄其禮以折之

亦挫賊一作廟謀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慰問一本其字下廿一字止作宜罷館待而比於前次更可減損至於監視饋犒一作館待傳道語言一了一作幹事班行足一作可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一本無此十字雖尊寵一無寵字來人厚加禮遇一本人字下四字作而不從其請則元昊不免出兵一無此二字攻寇一有邊鄙字逞一作肆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虧事一作國體不若急脩一作嚴速邊備以圖勝筭一作廟勝取進止三字一作惟陛下留意

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同前

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嚮聞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却未定不知虛的深切驚憂且吾祖兩字是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匹夫臣庶尚不肯妄呼人爲父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爲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此口且蕃賊撰此名號之時故欲侮翫中國而已今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以下名稱官號皆用夷狄若蕃語元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

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元卒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呼爲祖於禮非便故當以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取進止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同前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以上一作伏見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一無下字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筭臣謂此最大

事也天下安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爲陛下深思極（一作遠）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姦謀衆口云云（一作紛紛）各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一作抱）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一無此三字）講和之後（一有不過欲字）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一作訓兵選將）以爲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一有料字）之事可知蓋慮變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一作廢弛）爲患轉深一曰縱

使元昊復一作稱臣一有而字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
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一作必攬通和之事以為
已功過有邀求遂興兵甲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
大患於河北臣忝為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一作衆
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
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
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一有祖宗舊制大事必須廷一作集
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
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興兵以來常

秘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四字一作所言無可採）自用廟謀（一有固亦）未晚其元昊請和一事伏乞（二字一作請）於使人未至之前（一有先字）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一有惟陛下裁）幸（無下九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同前）

右臣伏自（一作見）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

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
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
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
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
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
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累議
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則索
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
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

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顧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一有則字）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一作足）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繆謀（一作戰）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

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之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

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事一作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之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絶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 同前

臣竊聞昊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張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一有令字）在延州伺候賊意待其來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實有之大爲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爭名分之時尤不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邊防須爲準備其僞以好辭來迎子奭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不意以出（一作出不意以）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虐害以爲中國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

使子奭端坐延州不來省問欲歸則又慮來迎久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何耻如之盞元昊已與中國二次商量必知難合子奭之往又别無議論未盡之事彼（一有必字）不悉求相見則於臣二說慮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昊賊爲可臣乎不可乎若有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選忠厚知謀之士直入賊中說令臣服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絕之則只當因如定之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賜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邊臣俟得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

絶其來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進退萬一遣其拒絶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爲今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徐放如定等還當自爲謀以求勝筭取進止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 同前

臣風聞轉運使呂紹寧纔至淮南便進見錢十萬貫不知是（果一作）否臣見兵興以來天下困弊者非獨備邊之費半由官吏壞之今三司自爲闕錢累於東南科刷及以穀帛回易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閭里編

民必無藏鏹故淮甸近歲號為錢荒不知紹寧纔至淮南用何術於何處得此錢以進若將官庫錢上進則逐州合使錢處甚多必致闕乏若於民間科率則人力豈任且十萬緡錢國家得之所益至微外處取之為害不細往年李定王逵(一作達)輩皆刻剝疲民進奉至今南方嗟怨況今年江淮王倫大(三字一作諸路)賊刼後繼以蝗旱為孽民間困窘尤要撫存而紹寧欺罔朝廷妄有進獻伏乞特降指揮下別路選差一員精強官將淮南一路見管錢帛磨勘大數取見紹寧所

進何處得來苟涉欺妄乞賜重行朝典其所進錢伏
乞聖慈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卹外方防禦禁姦吏刻
剝之意取進止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差孫抃等充契丹人使臣謂朝廷新遭契丹
侮慢陵辱之後必能發憤每事挂心凡在機宜合愼
措置及見抃等被選乃知忽忽處患依舊因循今西
賊議和事連北虜中間屢牒邊郡來問西事了與未
了今專使到彼必先問及應對之際動關利害一言

苟失爲患非輕豈可四人之中令抃先往抃本蜀人語音訛謬又其爲性靜默自安軍國之謀未常與議凡關機事多不諳詳臣聞古者遣使最號難才不受以辭許其專對蓋取其臨事而敏應卒一作變無窮今抃既不可預告以言則將何以應卒苟一踈脫取笑四夷其孫抃欲乞不令出使或恐中書不能逆抃人情尚執一作守前議即乞別令一人言語分明稍知朝廷事者先往貴不誤事且醜虜君臣頗爲強黠中國常落其計不可不知今欲雪前恥雖知未能其如後

患豈可不慮伏望聖慈早令兩府別議取進止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劄子 同前

臣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來議論必未諧和須慮驕賊猖狂忿兵攻寇凡關邊備正要枝梧伏覩朝旨已差范仲淹田況等爲宣撫使今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爲衆所推服今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

事庶免後艱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了此一事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自可還朝既先弭於外虞可漸脩於闕政今邊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輟仲淹速去以備不虞取進止

奏議卷第三終

奏議卷第四　集一百

諫院

論京西賊事劄子 慶曆三年

臣竊聞近日張海郭貌山與范三等賊勢相合轉更猖狂諸處奏報日夕不絕伏惟聖慮必極憂勞不聞廟謀有何處置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有後時之失又無慮遠之謀患到目前方始倉忙而失措事纔過後已却弛慢而因循昨王倫暴起京東轉攻淮甸橫行千里旁若無人既於外處無兵須自京師發卒孫惟

忠等未離都下而王倫已至和州矣賴其天幸偶自敗亡然而驅殺軍民焚燒城市瘡痍塗炭毒遍生靈此州郡素無守備而旋發追兵誤事後時之（之字一作皆有）明驗臣謂朝廷因此必悔前非須有改更以防後患而自王倫敗後居兩府者了無擘畫有上言者又不施行上下拖延日過一日遂至張海郭貌山等又起京西攻劫州縣橫行肆毒更甚王倫依前外處無兵又自京師發卒臣聞張海是李宗火內惡賊郭貌山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驍勇兇姦不比王倫偶起之賊

縱使官兵追及亦其勝負未知天下之憂恐自此始臣亦知近日臣寮上言賊事者甚衆竊慮兩府進呈文字之時必須奏言已差使臣選兵追捕將此拙計便爲廟謀上寬聖懷苟自塞責張海等二百餘人盡有甲馬日行一二百里馬力困乏則弃別奪民間生馬乘騎竊料官兵必難追逐縱使追兵能及生靈已受其殃此度賊雖能平後患豈可不慮以今四方盜起所在各要隄防則臣前所言禦賊四事之中州縣置兵最爲急務伏望陛下憫此生民見受屠戮之苦

不聽迂儒遲緩誤事之言其州縣置兵事件富弼已有起請伏乞決於宸意速與施行取進止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 同前

臣近爲張海等賊勢猖狂曾上言禦賊四事內一件州縣置兵爲備風聞朝議已依富弼起請施行其餘三事一乞選捕盜官二乞定賞罰新法三乞按察老病貪贓之官此三事至今未聞擬議臣伏見去年朝廷於諸道州府招宣毅兵士及添置鄉兵弓手當時搔擾次第不小本要爲州縣禦賊之備及一旦王倫

張海等相繼而起京東淮南江南陝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州軍數千里内殺人放火肆意横行入州入縣如入無人之境則去年所置宣毅兵鄉兵弓手等盡皆何在無一處州縣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其人賞罰無法而所置宣毅州兵弓手皆不（一作無）堪使用（一作者）所以張皇搔擾空有為備之名而無為備之用今朝廷雖依富弼起請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擇官吏嚴立法令則依前置得不堪使用之兵空有其名終不濟事故臣謂必欲州郡置得精兵則須揀臣所陳

三事一一施行方可集事其州縣官吏誤事臣請試言京西一兩處則其他可知郢州知州王昌運老病腰脚行動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三年之內州政大壞臨替得一比部員外郎劉依交代其劉依亦是七十餘歲昏昧不堪昨在滑州寄居臣爲通判三四度來看臣每度問臣云中書有一個王參政名甚如此不知人事陛下試思如此等人能爲國家置兵禦賊乎今汝州知州鮑亞之是三司以不才東退者鄧州知州朱文郁是轉運使中不材選退者二人老

懦不才如此等人能爲國家置兵禦賊乎陛下欲知全盛之世盜賊便敢如此者葢爲處處官吏非人故臣前後累言乞按察冗濫之官者葢爲恐有此事也兩府之議不肯於無事之時先爲禦備直待打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未經打破州縣一任老病貪繆之官壞之臣謂是大臣不肯以身當怨之過也今天下生民獲安樂則皆須上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戮離散不安則亦必歸怨陛下今大臣不肯澄汰葢避百十人官吏怨其身寧使

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伏望聖明（一作慈）特出睿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慎擇官吏免致虛爲搔擾反更害民臣前後三次乞按官吏況國家自來每有災傷路分累曾遣使安撫豈於今日視民如此塗炭頓以遣使爲難願陛下力主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盜賊事宜劄子 同前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爲見天下空虛全

無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頽法一作政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搢紳之内憂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厭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

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葢爲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強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茲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爲部内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遲緩

優柔不肯生事今尚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爲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爲樂以危爲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翫寇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於色及退見宰輔閒暇從容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一有軍字）賊數不少想其爲害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

大臣鑒此已成難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須行天下使四方漸爲備禦及（一作仍）早擘畫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以來羣臣上言者皆爲自來寬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爲國計者寧厭忠言之多不厭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爾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

也伏望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 慶曆三年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觧職風聞侍從之臣内有姦儉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既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一作謀夕議内助之臣當時號爲内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用一作取材識不限資品徃徃自州縣官一有擢字而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見其材識愚

下不足以備訪問一本有之事二字人主因之薄一本作薄之其待遇跡漸疎外同於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内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致於内一作置之内制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無字一作外官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材望正人堪充者出自上意一作聖明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姦邪之人廣清侍臣之列取進止

論呂夷簡劄子 同前

臣昨日伏覩外廷宣制呂夷簡守大尉致仕以夷簡爲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賢愚失序一作倒置綱紀大隳二十四年一作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葢其在位之日專奪國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一作不敢指一作發擿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爲天廢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

明之德日新（一作日日新）又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廢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上（一作正）賴陛下始終保全未汚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雖陛下推廣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須陳讓臣乞因其來讓便與寢罷别撿自來宰相致仕祖宗舊例與一合受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耻便（一作更）受國家過分之恩仍慮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外面臣寮辛苦者未常非

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贓愚騃子弟不住
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未弭物論其子弟伏乞
更不議恩典取進止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 同前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厮僕不得奏薦班行勑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

用呂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爲奉職夷簡身爲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況肯爲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爲大臣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勑旨今後又廢有司爲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狥人情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勑前奈何授官在降勑後凡出命令本爲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勑衝前勑今袁宗等雖旨得旨而未受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簡不能止

絶而恣其倖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隳典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別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爲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論止絶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 同前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爲大臣乆在相位尚不能爲陛下外平四夷内安百姓致使一作得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

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綱紀幾至大壞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繆況已罷政府久病家居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當此病羸即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一作擬）可否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況夷簡患攤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聞（一作疏）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少（一作肖）須防作偽或恐漏泄於體尤為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夷簡姦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

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為患不輕
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絕臣聞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見今中外羣臣各有職事苟有闕失自可任責
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薦姚光弼狀 同前

右臣等伏覩慶曆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閱
國朝將帥有威名勳業者尋訪子孫錄用風聞史院
已具檢勘姓名聞奏至今未見施行伏以赦令之文
國家大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已布告天

下則不可失信况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將家子孫例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其行止無大過惡者乃得以聞今舊將名在史官能應赦書所求者有幾若更去擇一作其不肖者不用則推恩所及不過一二十人耳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而失國家大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姚内斌有孫光弼好學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載名將用兵取勝之術比於累年所試方略濫進之人不可同類若蒙擢用必有所爲伏乞纂

行赦書特賜召試仍下所居州縣隣里考其行實參驗而行其餘將家亦乞遍行加（一作）尋訪臣等職在諫諍當補闕遺見國家赦令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豪儁沉棄而未用者皆當論列臣等文覩赦書節文云本房子孫與班行安排如曾有膽勇謀略者仍與邊上任使詳此雖無材藝者亦預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況有可採臣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與一試上以全國家大信下可収遺逸之人伏望

聖慈特賜施行取進止

論李淑姦邪劄子同前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爲踈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姦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葢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葢夷簡要爲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

章者乃其外飾耳況今文章之士爲學士者得一兩
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
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
有文無行之人多爲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
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
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開封過失極多然
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爲必肆其志則害
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爲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
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爲惡出於天性

恐不能悛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避取進止

再論李淑劄子 同前

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自上章求（一作乞）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姦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姦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

敢爲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爲姦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必未(一作未必)肯行若不自退則(一作別)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爲得計不肯悛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怨不肯爲陛下除去姦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羣小三四月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葢淑二三十年出入

朝廷姦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抃却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姦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取進止

論慎出詔令劄子 同前

臣伏以朝廷每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其宗皇帝初置諫官詔書內條列六事首言詔令不便

者許諫官論列蓋朝廷慎於出令之意也近見詔書褒美陝西轉運使卞咸風聞咸在陝西爲買百姓青苗及轉般大麥此兩事大與西人爲（一作大爲西人）患逃移却人户（一無此三字）極多至今西人怨謗不已賴吳遵路減得轉般一事人獲稍寧今所降詔書兩人一時（一作）例褒美善惡不分無所激勸使陝西人見者必謂朝廷咫尺絕不卹念西人不知西事誤下詔書美此與民爲害之人必轉生怨謗臣竊料朝廷必因邊臣奏舉咸等能積糧儲故賜（一作此）獎諭蓋失於採訪不知

咸處置乖方之事致西民流移怨謗之因欲乞今後戒此失誤慎出詔令及戒勵羣臣今後薦舉人不得妄有稱美其已出之詔旣不可追臣又恐朝廷因此遂待士咸爲材一作能吏別有任用却致敗事臣職在諫諍不可不言

奏議卷第四終

諫院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近自河東移李昭亮爲鎮定高陽三路都部署竊以北戎險詐必與國家爲患北面之事常須有備此一事陛下聖心久自憂之執政大臣非不知而憂之天下之人共爲朝廷憂之李昭亮不才不堪爲將帥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聖心久自知之執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審因何

遽有此命大凡朝廷行事不當者或爲小事而忽略容有不知致誤施行而至乖錯者有矣未有以天下大可憂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乖繆任以非人如此者臣料兩府之議必因施昌言等近奏三路闕部部署而目下無人以昭亮塞請而欲徐別選擇不過如此而已然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患因循應急則草草且行纔過便不復留意只如今秋用郭承祐於鎮定尋以非才罷之當時應急且以常一作康德輿爲鈴轄闕却部署一職本待徐擇其人臣初喜朝廷必能

自此精於選任經今數月何曾用意求人一旦昌言
奏來又遣邵亮且去今平時無事之際尚如此不能
選人任用若一旦倉皇事動更於何處求人故臣謂
朝議欲徐擇人而代邵亮者乃虛語爾方今天下至
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材
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材事至憂危可爲慟哭臣思
朝廷所以乏人任用之弊蓋爲依常守例須用依資
歷級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無人可用古人謂勞
於擇賢而逸於任使今人既難得求之又不勤待其

自來何復可得臣累曾上言練兵選將之法未賜施行又曾言乞於沿邊十數州且選州將亦不蒙聽納寧可公選不材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誤事悔何及之伏望聖慈出於睿斷其李昭亮早令兩府擇人替換仍早講求選將之法若大將能卒然而得即乞於沿邊州軍選擇州將近下資淺人中庶乎易得所北使姓名稍遲數日中外之士已共憂疑若更不動之間宜作先時之備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惟陛下為社稷之計深思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取進止

論禦賊四事劄子 同前

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尋曾極言論列恐相次盜賊漸多乞朝廷早爲禦備凡爲國家憂盜賊者非獨臣一人前後獻言者甚衆皆爲大臣忽棄都不施行而爲大臣者又無擘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横自淮海已南新遭王倫之後今自京以西州縣又遭張海郭貌山等刼掠焚燒桂陽監昨奏蠻賊數百人夔峽荆湖各奏蠻賊皆數百人解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

餘火滑州又聞強賊三十餘人燒劫一作刼沙彌鎮許州又聞有賊三四十人刼却椹澗鎮此臣所聞目下盜起之處如此縱橫也此外京東今歲自秋不雨至今麥種未得江淮倫賊之後繼以飢蝗陝西災旱道路流亡日夜不絕似此等處將來盜賊必起是見在者未滅續來者愈一作更多而乾象變差譴告不一於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盡起今兵端已動於下天象又告於上而朝廷安恬舒緩無異常時此臣前狀所謂古之智者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

禍者也臣聞兩漢之法凡盜賊並起人民流亡天文
災異如此等事皆責三公或被誅戮或行黜放今幸
陛下仁聖寛慈大臣偶免重責而尤忘忽禍患偷習
因循此臣所謂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
下不以威刑責大臣者也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
必更多若不早圖恐難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
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為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
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為
盜此四者大臣所忽以為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

於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聖慈嚴勅兩府大臣問其捨此四事別有何術可爲苟無他術則此四事宜早施行臣竊聞州郡置兵富弼已有條奏其餘三事前後言事者議論甚多伏乞合聚羣議擇其善者而行其禦盜四事方今措置乖失極多容臣續具一二一作條奏取進止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同前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

力之人（二字一作者）而君臣相得（五字一作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伏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一作以）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

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一作用此二人果有何能此二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一作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効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一作今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

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始終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論臺官不當限資考劄子 同前

臣伏見御史臺闕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來薦紳舉馬端却煩朝廷別有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

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須令舉人近聞梁適
舉王礪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之目各懷愧
醜懼其汚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舉官當先擇
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見
官朝一作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遂至所舉非
人者皆爲且就資例可入仍乞不限資考惟擇才堪
者爲之況臺中自有裏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乞
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一有者字連坐舉主重爲約束
以防僞濫庶幾稱職可振綱紀取進止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 同前

臣近曾上言爲臺官闕人乞不依資限選舉仍乞添置裏行所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宋祁舉人依前只用資舊（一作例）又未見議復裏行臣竊嘆方今（一有大臣二字）事無大小皆知其弊不肯更改凡臺官舉人須得三丞已上成資通判此例起自近年然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者近日臺官至有弹教坊倭（一作弟）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以爲笑其甚愚非才近歲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寧用不材以曠職不肯變例以

求人今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人之路廣廣之（一作廣其路）猶恐無人何況專守其狹若使資例及者入三院未及者爲裏行又於差除都不妨礙況今四方多事之際揚歷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乞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以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使資淺者爲裏行資深者入三院臣見前後舉臺官者多徇親戚（一作舊）舉既非材人或聞之則曰朝廷用資限致別無人可舉今若革此繆例害事惟才是舉則不敢不舉好人所冀漸振臺綱免取非笑

取進止

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

同前

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勅節文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處具狀聞奏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得知並當勘罪重嚴一作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等入金州刼却軍資甲仗庫蓋為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

正已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於縣廳廨一作恣其刼掠其李正已亦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自五月受却朝廷詔書後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已並顢然容芘不早移換致使一旦賊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與盜賊並合依元降詔勅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棄作空文天下禍亂貽憂君父蓋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也其陳洎張昇伏乞依詔勅施行

重與黜降若明降詔勅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
朝廷號令徒煩處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來取進
止

再論陳洎等劄子 同前

臣近曾上言為京西轉運使陳洎張昪違廢詔書並不按察部下官吏致使盜賊縱横貽憂君父其陳洎等合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枉見敢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内指揮自合行遣今諸路轉運使不按察官吏者甚衆然别不至大段生事

及部內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部內顯然官吏昏老貪殘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事勢可憂此若不行則國家詔勅乃是空文今後號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頓易諸路轉運方思改作欲除舊弊朝廷此後政令須要必行令若自廢詔書示人無信則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廢言不見施一作[illegible]信則更無稟畏必効因循虛煩更張必不濟事古人於作事之初尚或借人行法況洎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宜於革弊之初先行勵衆之事或謂洎等於少

人之際且要任使即乞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
効爲議復資亦使過之術也尚慮議者謂淮南王倫
賊後不曾行遣轉運盖淮南新授詔書未及按察而
賊已卒至又部內官吏如晁仲約等本非昏老不比
京西慢賊經年不能剪滅直至養成兇勢又其一作洎等
部內官吏顯是昏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遣不舉
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曾行遣便捨
洎等不問則今後犯者又指洎等以爲例是則朝廷
命令永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尚恐

大臣務徇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洎等一兩員一作資官存取朝廷綱紀以厲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取進止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閣職事有以見陛下慎於名器漸振紀綱然而積弊之源其來已久僥倖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尚有未盡其甚者臣竊見近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授之不擇人材不由文學但依例以爲恩典朝廷本

意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為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之中大半膏粱之子材臣幹吏羞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為耻者假之既不足為重得者又不足為榮授受之間徒成兩失臣欲乞今後任發運轉運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升拜美官優其秩祿況設官之法本貴量材隨其器能自可升擢豈必盡由儒館方以為榮

一臣竊見近年風俗澆（一作媮）薄士子奔競者多至

有偷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丘良孫者又有廣費資財多寫文册所業又非絶出而惟務干求勢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槩者此二人並是兩制臣寮奏乞召試内丘良孫近雖押出而林槩已有召得一作試指揮舊來本無兩省以上舉館職明文尚猶如此奔競今若明許薦人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内兩省舉館職一節添入遇館閣闕人即朝廷先擇舉主方得薦人仍乞别定館閣合存

員數以革冗濫

一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蔭子弟入館閣此葢朝廷爲見近年貴家子弟濫在館閣者多如呂公綽錢延年之類尤爲荒濫所以立此新規革其甚弊臣謂今後膏粱子弟既不濫居清職則前已在館閣者雖未能沙汰尚須裁損欲乞應貴家子弟入館閣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詞爲衆所知則不得以年深遷補龍圖昭文館并待制脩撰之類所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

[illegible]書葉文
撤則前已在館閣者雖未能必太常員數合
退華其甚者與臣僚言論今後書寫十卷稍欠通者
如呂公綽錢延年之類亦為荒濫亦以十卷此類
此蓋朝廷為見近年書寫多濫大令有司[illegible]
一日舊見館閣書寫及十年書[illegible]大至[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奏議卷第六　　集一百二

諫院

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畧陝西劄子 慶曆三年

臣竊聞已降中書劄子抽回韓琦田況等歸闕昨來琦等奉命巡邊本爲西賊議和未决防其攻寇要爲禦備今西人再來方有邀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邊上機宜正須處置仍聞韓琦田況各有奏狀言邊防有備請朝廷不須怯畏每事曲從竊以勝敗之間安危所繫料琦等如此奏來則邊事可知自有枝梧不

致敗誤臣謂且令琦等在彼撫遏則朝廷與賊商議自可以持重不須屈就今議方未决中道召還則是使賊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弛備況事無急切何必召歸其召韓琦劄子伏乞速賜指揮抽回且令琦等在彼經略以俟西賊和議如何取進止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同前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一作以)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一有受冊字)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僞之實能知彼者

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爲國一有誤字計者昧於遠見落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爲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大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

三十萬一旦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昊賊一口一有已字許二十萬到一作則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謨勝一作神筭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禽獸無厭引之轉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絕見今北虜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絕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一作以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博況鹽者民間急用既

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一作損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爲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爲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爲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敗衂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北虜連謀而僞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可徹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爲國計者止有此

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一有中國二字）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

利極鮮若和而後動五字一作北戎若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同前

臣伏見近日贓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諒等相繼贓汚事發內葛宗古情理尤惡臣伏覩去年朝廷命賈昌朝等減省天下冗費上自陛下供御之物至於皇后宮嬪飲食已來盡皆減節蓋謂調度至多公私已

乏之故陛下以身先天下自行減刻省一作要供軍費凡爲邊將者所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苦之中取其膏血陛下憂勞之際減自聖躬如此得之宜作如何使用今乃盜朝廷賞勞蕃夷之物贍養求食婦人全家骨肉及供自己家口并營造工作私家凡用之類量其如此用心豈是愛君憂國忘身破賊之人何足愛惜若律文已重即乞盡行更不減法若舊法尚輕仍望特加重斷其滕宗諒王克庸若事狀分明亦望早賜勘鞫正行國典竊慮議者爲宗古等方

任邊陲宜從寬貸臣非不知駕馭英雄難拘常法如
太祖委用李漢超等蓋漢超能捍寇戎不爲邊患功
大過小理可優容諸將守邊未有尺寸之効而先已
踰遺不一無踰不二字法外恃敵在而欲望朝廷屈法姑息
今朝廷未曾行寬假之患一作惠而此三人不法一作已各
如此若更寬之則今後邊臣不復可以法制矣臣思
邊上公使必欲使將臣不拘常法者若用之陰養壯
士招延布衣利啗敵人賞勞將校如此之數皆不必
問其出入可恣所爲或其性本闊略偶不點檢誤用

於私家原其本情亦可輕恕若宗古等故意偷慢減刻宴犒蕃夷軍士之物入已者有何可恕之理特減從輕有何可贖之功得以屈法若此三人不行重斷則邊臣知元昊常在則一作無則字可以常爲不法臣恐翫寇弄兵事無了日今取進止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大過劄子同前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別遣人來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帥効力之際旦夕來一作三字

近傳聞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邠
州諸縣枷杻所行栲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
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
衡等並皆觧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爲臺官上言滕宗
諒支用錢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
事搖動人心若不早止絕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
將臣憂慎觧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爲朝廷用死命
向前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
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日見

滕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報答況又遍作書告在朝大臣意欲傳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況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憂疑搔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獨有論奏乞早勘鞫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惟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身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

則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
勘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搔動邊鄙其滕宗諒
伏望速令結絕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枝蔓
勾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己外任從便宜不
須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況累次一作度
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田況是陛
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
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止

再論燕度鞫獄枝蔓劄子 同前

臣昨日風聞燕度勘滕宗諒事枝蔓張皇遷延擾動曾有論奏乞降詔旨安諭邊臣今日又聞度輒行文牒劾問樞密副使韓琦議邊事因依不知燕度實敢如此否若實有之深可驚駭竊以韓琦是陛下一有左右二字大臣繫國家事體輕重今燕度敢茲無敳意外侵陵乃是輕慢朝廷舞文弄法一作舞弄文法臣每見前後陰薄小人多爲此態得一刑獄勘鞫踴躍以為奇貨務爲深刻之事以邀强幹之名自謂陥人若多則進身必速所以虛張聲勢肆意羅織今燕度本令只勘滕

宗諒使過公用錢因何劾問大臣議邊事顯是節外生事正違推勘勑條況樞密使是輔弼之任宣撫使將君命而行本藉重臣特行鎮撫今若無故遭一獄吏侵欺而陛下不與主張則今後奉君命而出使者皆爲邊鄙所輕爲大臣而作事者反畏小人所制故燕度論於國體便合坐以深刑責其俗吏亦自遠於條制罪須行遣情不可容今樞密副使尚被侵陵則以下將帥無辜遭其枝蔓者不少據其如此作事此獄必無平允其滕宗諒一宗刑獄狀伏一作乞別選差官

取勘結絶其燕度亦乞別付所司勘罪行遣取進止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同前

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爲使過公用錢見在陝西置院根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衆亦聞狄青曾隨張亢入界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謾不過失於檢點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

苟一言不合則忿兵為患必至侵邊謹備過防正藉勇將況如青者無三兩人一作三兩人而已可惜因豈小公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為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為得計伏望特降指揮元勘官只將張亢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於邊臣本無干涉豈有愛憎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國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推鞫一旦乏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賜寬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誅一作行要藉

之人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取進止

論體量官吏酷虐劄子 同前

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縣官吏酷虐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酷虐近致光化兵士亂作 一作作亂 故有此指揮竊以昨來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慶賞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始得體今若明行號令徧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

竊慮朝夕之間傳播中外扇動羣小引惹事端然巳失之令旣不可追欲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稟行不得漏泄所貴別不生事取進止

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同前

臣竊聞京西賊盜日近轉多在處縱横不知火數所患者素無禦備不易枝梧然獨幸賊雖猖狂未有謀畫若使其得一曉事之人教以計策不掠婦女不殺人民開官庫之物以賑貧窮招愁怨之人而爲黨與況今大臣不肯行國法州縣不復畏朝廷官吏尚皆

公然迎奉疲民易惑豈有不從若兇徒漸多而不暴虐則難以常賊待之可爲國家憂矣以此思之賊衆雖多尚可力破使有一人謀主卒未可圖臣前因王倫賊時曾有起請十餘事內一件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筭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優（一作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不納無賴之人以爲謀主當時議者頗以爲然伏乞採臣此意速降指揮與杜杞令所在張牓使賊聞知所貴投賊之人懷疑不納但

無誅主尚可剪除取進止

論宜專責杜杞捕賊劄子 同前

臣伏見昨張海等賊勢初盛之時一有言字京西未有得力官吏遂自朝廷差臺官蔡禀催督一作監催捉殺後來已別選杜杞充京西轉運使委以一路之事兼近日差出兵馬甚多分為頭項不少部分一作內進退須要統一指蹤一作縱號令不可二三竊慮杜杞蔡禀不相叶同各出異見凡指揮諸事使諸將難從一失事機反成敗誤自兵士差出今已多時然未聞奏報與賊

鬪敵及殺獲次第竊慮官兵互相迴避空作往來或恐進退之間號令不一致玆逗遛未見成功今雖賊奏稍稀然亦未見殺獲之數困獸猶鬪不可不虞寇死命窮（一作寇賊死命）恐未易敵合早除剪仍（一作切）須（一作須由）督責況蔡禀是應急差出杜杞乃選材用之責任之間宜專在杞兼聞蔡禀自到京西處置多未合宜近聞欲枷一巡檢致使兵士喧譟幾至生變苟或如此張皇竊恐別致生事其蔡禀伏乞早賜指揮抽回只委杜杞一面催捉庶得（一作使）專一早能（一作得）了當取

進止

論江淮官吏劄子 同前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一作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一有故字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横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

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盗賊内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綱紀遂頽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寛濟寛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倶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爲備

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存生人男女金帛亦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熈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爲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盡一作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

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爲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貸取進止

奏議卷第七　集一百三

諫院

論捕賊賞罰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方今天下盜賊縱橫王倫張海等所過州縣縣尉巡檢有迎賊飲宴者有獻其器甲者有畏懦走避者有被其驅役者朝廷於此憂賊之時正患乏人之際或於巡檢縣尉之內得一捕賊可使之人則必須特示旌酬以行激勵苟或未能者猶須懸賞以待之何況有而失賞伏見吏部選人區法自出身以來

兩任縣尉初任臨江軍新淦縣三年之內大小賊盜獲四十餘火內雖小盜數多其如强刼羣賊亦不爲少據欲賞格合改京官而有司守纖細之文執尋常之例謂其所獲雖爲全火而不同時因不與理爲勞績臣料一作謂天下州縣盜賊之多無如新淦天下縣尉能捉賊之多亦無如區法又聞法次任吉水縣尉使其縣民結爲伍保至今吉水一縣全無盜賊民甚便之法爲縣尉官至卑賤所至之處皆有可稱臣恩朝廷非不欲賞善罰惡以行勸戒而患於有司法弊

拘守常文致抑才能失於旌賞其區法偶與臣相識因得知之然人所不知抑而不申者何可勝數竊以盜賊是方今急患縣尉是方今切要之人皆朝廷常合留意之事臣輙有起請事件具畫一如後

一選人區法捕賊之効甚多但爲有司拘守細碎之文不理勞績其人已升得職官伏乞追取本人歷子别加考驗如實有勞能即乞不拘常格特與酬奬以勸後來

一臣謂天下羣盜縱横皆由小盜合聚今但患其

大而不防其微故必欲止盜先從其小能絕小盜者巡檢縣尉也然而賞罰之法其弊極多只如捕盜去惡但惡淨盡豈必須是一日之內同時捕獲假如有全火強盜縣尉巡檢以死命鬬敵若於兩日內捉盡已不理爲勞績其守文之弊如此極多欲乞下銓司重定捕賊賞格施一作頒行

一臣伏見自天下有盜賊以來議者多陳禦盜之策皆欲使民結爲伍保則姦惡不容今已立法於

吉水縣立伍保之法三年之内刼賊不敢入其縣界臣欲乞特降指揮下江南西路體量吉水縣自區法創立伍保之法以來如實全無刼賊又及一作民間以爲便利即乞須行伍保之法於

天下

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論光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同前

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横張海等二三百人未能敗滅光化軍宣毅又二三百人作亂臣謂朝廷致得盜賊

如是者不惟中外無備蓋由威令不行昨王倫賊殺主將自置官稱着黃衣改年號事狀如此乃是反賊使其不敗爲患如何既敗之後不誅家族況小人作事亦須先計成敗今使其事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倫飲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一作會）已及半年未能斷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至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已

延賊飲宴宿於縣廳恣其刼掠鼓樂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蓋爲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則不死所以畏賊過如畏國法臣恐朝廷威令從此遂弱盜賊克勢從此轉强臣聞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寛猛相濟用各有時伏望陛下勿採迂儒所說婦人女子之仁尚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李正已仍聞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於鄧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畏恐知國法尚存不敢奉賊從來只被

迂懦之人因循不斷誤陛下事壞得天下事勢已如此不可更循舊弊有失威斷惟陛下力行之取進止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同前

臣近爲光化軍遭韓綱酷虐致得兵士作亂曾薦國子博士李允前知光化軍日軍民愛畏乞却令依舊知軍不蒙朝廷施行近聞光化軍兵民官吏列狀奏乞李允知軍正與臣等所言符合臣等職在諫諍事無大小只要上益朝廷下叶物議今來所薦李允臣皆不識其面但採訪得此人實有吏才在光化日甚

有惠政當此軍城（一作賊）燒劫之後此人必可撫綏今朝廷只見臣等薦論未賜深信既是本軍陳乞可以不疑朝廷前來失選良吏致因韓綱屠虐軍城今又不能別選良吏撫綏殘破致使軍民自乞一舊知軍若又不與則臣恐軍民怨怒變亂復生其李允伏乞依光化軍民所請却令知軍取進止

論韓綱棄城乞依法劄子 同前

臣伏見前知光化軍韓綱近爲酷虐兵士致兵士等作亂攻劫州縣驚動朝廷上貽君父之憂下致生民

之患而又不畏法棄城遁走其罪狀顯著便合誅夷
朝廷慎於用刑尚令勘鞫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以
斷獄之議不過兩端而已有正法則依法無正法則
原情今韓綱所犯法有明文情無可恕謹按律文主
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者斬此韓綱於法當
斬有明文也綱不能撫綏士卒致其叛亂但其棄城
而走情最難容當初亂兵未有器械韓綱手下自有
六十餘人不亂兵士又有官庫器甲既不能盡力禦
捍又不能閉城堅守公然將手下兵士津送全家上

船便棄牌印城池而去致兵之亂起自綱身臨難逃身而不死國方今盜賊可憂之際若使天下州縣皆効韓綱見賊便走則在處城池皆爲賊有陛下州縣誰肯守之此韓綱之情又無可恕也綱之一死理在不疑一有然字外人但見拖延多日未行斷決皆謂朝廷好行姑息漸有息貸之意又緣綱是大臣家子作如此大過生如此大患犯如此大刑名若曲法不行即不知一作今後孤寒有罪者何以行法其韓綱伏望聖慈出於睿斷早賜依法施行取進止

論乞賑救饑民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近降大雪雖是將來豐熟之兆然即日（一作目）陝西飢民流亡者衆同華河中尤甚往往道路遺棄小兒不少只聞朝旨令那移近邊兵馬及於有官米處出糶此外未聞別行賑救此急在旦夕不可遲回其遺棄小兒亦乞早降指揮令長吏收卹仍聞京西東大雪不止毀折桑柘不少竊慮向去絲蠶稅賦無所出致貧民起爲盜賊亦乞特降指揮體量臣竊見國史書祖宗朝每奏一兩州軍小有災傷亦隨多少

賑卹或蠲免稅租盖以所放者少不損國用又察民疾苦纖細不遺所以國恩流布民不怨嗟不必須待災傷廣闊方行賑救也方今人貧下怨之際不厭頻推恩惠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取進止

論救賑雪後飢民劄子 同前

臣風聞京城大雪之後民間飢寒之人甚多至有子母數口一時凍死者雖豪貴之家往往亦無薪炭則貧弱之民可知矣蓋京師小民例無蓄積只是朝夕旋營口食一日不營求則頓至乏絕今大雪已及十

日使市井之民十日不營求雖中人亦乏絶矣況小民哉雪於農民雖爲利澤然農畝之利遠及春夏細民所苦急在目前日夕以來民之凍死者漸多未聞官司有所賑救欲乞特降聖旨下開封府或分遣使臣遍錄民間貧凍不能自存者量散口食幷各於有官場柴炭草處就近支散救其將死之命至於諸營出軍家口亦宜量加存卹以示聖恩所散不多所利者衆仍令兩府條件應有軍士在外辛苦及貧人支移稅賦殘零輸送艱辛等處並與擘畫早加存卹若

使戍兵愁苦道路怨嗟飢凍之尸列於京邑則大雪之澤其利未見而數事之失所損已多伏望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同前

臣近聞澧州進柹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

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剪滅只是僅能遺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却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

之象又出大平之道一無道字一歲之內前後頻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一作宜於戒懼常合脩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二三歲間漸期脩理若以前賊張海等稍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

豊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一作頃見太平州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効争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一作明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同前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

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氷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絶臣又見近日内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大頻臣忝爲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

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豈是一作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爲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

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别有内降恩是
蹟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
不可太過其他疏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
前疏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閑人自
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況
此事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
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
慈防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論乞止絶河北伐民桑柘劄子同前

臣風聞河北京東諸州軍見脩防城器具民間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爲無木植送納盡伐桑柘納官臣謂農桑是生民衣食之源租調繫國家用度之急不惟絕其根本使民無以爲生至於供出賦租將來何以取足臣伏思兵興以來天下公私匱乏者殆非夷狄爲患全由官吏壞之其誅剥疲民爲國斂怨蓋由郡縣之吏不得其人故臣前後累乞澄汰天下官吏者蓋備見其弊如此也今澶州之民騷擾此苦豈非長吏非才處事乖繆所致蓋

聞澶州民桑已伐及三四十萬株竊慮他郡盡皆効此伏乞早賜指揮禁絶其合用材木仍乞下轉運司令相度漸次那容準備其澶州人户經伐桑者乞差官檢覆量多少與權免將來絲綿紬絹之税竊以軍國所須出自民力必欲外禦契丹之患常須優養河朔之民若使道路怨嗟人心離叛則内外之患何以枝梧伏望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方田均税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有臣寮上言均天下賦税已送三司商量

施行臣嘗聞自前諸處亦曾有均稅者多是不知均定一作稅之術或嚴行刑法或引惹詞訟或姦民欺隱或官吏誅求稅未及均民已大擾臣前任通判滑州日有秘書丞孫琳與臣同官其人言先差往洺州肥鄉縣與郭咨均稅搦立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並無欺隱亦不行刑罰民又絕無詞訟其時均定稅後逃户歸業者五百餘家復得稅數不少公私皆利簡當易行其千步均田法自有制度二十餘條臣在滑州特因聞此事遂略行體問隣近州軍大率稅賦失陷

一半方欲陳述乞行琳等均田之法今來已有良策上言均稅事竊慮未得千步方田簡當之法其孫琳見任滑州職官郭咨爲崇儀副使在外欲乞召此二人送三司令一處商量一有取進止字

奏議卷第七終

奏議卷第八　集一百四

諫院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慶曆四年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爲相度陝西青白鹽勅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内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勞絶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一作賞賞之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

曰賞勞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大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爲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況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爲此僥倖今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爲

晉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爲將而人皆服其精今
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盖事無大小
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
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
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
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
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别著能効則拔擢自可不次
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
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予

甄作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下指爲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況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取進止

論救賑江淮飢民劄子 同前

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賜陝西以救飢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瘴死雞犬不存之處九一作春農失業民庶嗷嗷然未聞朝廷有所存卹陛下至仁至聖憂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患遠方疾苦未達天聰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

職當言昨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戶不安生業倫賊纔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加又近年已來省司屢於南方歛率錢貨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剥以貢羡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內應省司之重歛外遭運使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卹將來繼以凶荒則飢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一有害字）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爲（一作謂）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

甚困（一作困時）宜速賜（一作施）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論內出手詔六條劄子　同前

臣伏聞近出手詔條六事以賜兩府大臣有以見陛下憂勤責任之意然而天下紀綱隳壞皆由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奮然雖有責成之心而大臣尚習因循

之弊不能力行改作以副聖懷自去年范仲淹韓琦等特被選擢陛下尋開天章閣召見而大臣遞互相推並不建明一事以救天下之弊洎至內出手詔范仲淹富弼等方始各條數事至今半年有餘或寢而不行或行而不盡或雖行而未有明効今陛下又以六事責之臣恐兩府大臣依前無以上副憂勤之意下救當今之急臣願陛下不因常例奏事之時特御便殿召兩府大臣賜坐先戒以不得推避緘黙後以當今大務問之須令有所陳述所問之急不過三四

大事而已二廣交侵一也三路禦備之術何者可以易行而速効二也百姓困匱國用不足何以使公私俱濟三也若兩府大臣於此三事能其一者便委其專管示以責成可也若其不然臣恐手詔屢出聖意雖勞而大臣相推終未濟事陛下必欲速救時弊非專任而切責之不可也取進止

論葬荊王劄子 同前

臣伏覩朝旨雖差宋祁監護故荊王葬事然未見降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

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聰明睿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勑葬大臣浮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爲主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緣以爲姦爾今若盡節（一作減仍有其字）浮費及絕其侵蠹而使用物不廣（一作多）則將復以何辭而云不葬臣不知所（一作有）司曾將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內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于多

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循例費浮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不一作未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爲便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內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雖至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葬古人之惡名今遵儉葬

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後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與議爲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爲便今朝廷議者分而爲二顧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思財用辦否各執偏見議久不决以惑陛下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爲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後葬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說而遠典禮二也目下減節力所易爲他時豈足理或難待

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神靈無歸三也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爲便者也荆王於國屬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取進止

論葬荆王後贈燕王一行事劄子同前

臣風聞已有聖旨荆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

思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
事欲愛民節用而常枉費勞人盖為議事之初不得
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
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
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須以邀名譽四也苟絶此四
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驚刼之後不可
更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須
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
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劄與京西令依數

供頓則可無廣費自荊王以下諸衰非至親者不必令其盡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合供飲食外不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並以入己贓論仍乞（一有選字）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糺察其數外帶人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己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為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斂者皆以枉法贓論如此防禦稟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

論燕王子允良乞未加恩劄子 同前

臣伏見昨燕王初薨其子允良於苫塊中便答書題仍不稱孤子不落官銜令閭巷民家猶能檢按書儀粗知喪禮而允良爲國宗屬全然不曉人事京師士流間傳說爲笑有玷聖朝又聞燕王諸子皆失教訓自其父病多不躬侍湯藥纔至父死便乞家財管勾居喪之禮亦無哀戚臣伏見近降詔勅約束補蔭子弟須是令一作習一無習字試經業蓋謂訓誘臣寮子弟欲

爲臣下立家至於宗室之親號爲藩屏全不訓誨使其不知禮義不及民間之子而不孝之聲流聞中外其允良等過失伏睹陛下仁慈以睦宗族未欲別行責罰只乞不緣燕王薨謝別加恩典且與裁抑令其知過俟其向後改悔遷善方與加恩仍乞明以此意戒諭近所一作貴其餘宗室聞之各思嚮善不使外人非笑玷辱皇風取進止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囉劄子 同前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北虜皆有事宜爲

一無新字北虜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以一作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恳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

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爲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爲之理昨來許賊之物數一作已太多然尚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絕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爲福後策可爲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一作馳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爲名亦可拒絕今通和之事爲中國之患大爲

二虜之利深萬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無來就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一作羣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以事拒絕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虜通謀共困中國兼欲詐謀欺我併力以吞唃厮囉摩旃瞎旃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唃厮囉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為國藩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

聞我此言必難聽納用此爲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著蓋臣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爲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爲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

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弊（一有理字）當變更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

言變法之利今貢舉之失著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今爲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大半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數既衆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昬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

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為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為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選一作進考者不至疲勞一作濫選今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為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如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試及取人之數大約不過此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每一人三卷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

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誤引事迹者（亦限件數）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謬者雜犯舊諱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

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論策去之矣策論逐場旋考則卷子不多考官不致勞昏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致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秖可盡令試策要在南省精選若省牓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為

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
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為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
與前所上言參同詳議著於令式謹具狀奏聞

論臣寮不和劄子 同前

臣伏覩方今夷狄外彊公私內困盜賊並起蝗旱相
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
中外臣寮未能為國家慮遠謀建長策以濟世事以
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搢紳之列不務和同或

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訾傳布道塗飾已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責罰以戒澆浮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兹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爲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筭以康時難取進止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 慶曆四年

臣伏見近差薛紳爲轉運使紳是三司判官資例合作轉運使然外人議論未允者若以（一作似）昔日差人更有不如紳者亦不足怪蓋見朝廷近更新制不次用人凡舊轉運使稍不材者悉令換易忽見却用薛紳所以人言未允昨來京東用沈邈替却（一無却字）晁宗簡今用薛紳又更不及宗簡此臣之所未喻也平時無事公私上下從容吏無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齱（一作齷）齪廉謹不爲大過雖庸暗繆懦者皆可苟祿偷安而朝廷可以不擇賢愚一例差擬官雖漸濫猶

未敗誤今天下事勢豈比嚮時盜賊縱横而州郡無備公私困乏而用度轉多賦役繁興而人戶凋耗雖有出人之才尚恐不能了事豈可尚循舊例依次用人一作撥入然臣竊思方今中外差除未肯脫去舊例如紳之輩謂其已作省判須且依例除轉運以此思之若省判須令一作合作轉運則弊在差省判之時不早慎擇也夫前已濫者不能驟去後來者又不擇之永無澄清之時矣臣今欲乞詳定差省判之法須選閥人或令本省使副自舉或朝廷先擇舉主令舉主擇

人但責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資序如此則轉運得人省判得人則將來有好轉運使有好轉運使則逐路澄清民紓用足以此而言擇得一省判為數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夫得人為利甚大則失人為害亦大矣伏望聖慈留意裁擇取進止

詳定貢舉條狀 一作議科場奏狀 慶曆四年

初范仲淹等欲復古勸學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脩殿中侍御史梅摯天章閣侍講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劉湜九人同上此奏其文則出公手元在外制集今移入此卷

臣等準勅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一作責)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一作求)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爲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一作人)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爲學制(一作立學)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一作設法)下之所趨也今先(一有舉字)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一無此字)程式(一作試)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

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一本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至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在此下故爲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一有皆字其大要也其詩賦之未能自肆一作新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尚依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一作爲盡人之材者一無此字也其一有它字循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九字一無此州郡封彌謄錄進士諸科帖經一作填帖之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其所爲二字一作爲法者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一作業取材不遺一本有爲治之本也五字

可施行望賜裁擇

者一

封補

此一無也[illegible]

則中考人甘[illegible]及又與此所謂爲一作害人之技者

擇一作者雖用今體經術之未能通者尚依舊科

大義之法此數者一作有其大要也其詩賦之未能自

者也[illegible]人且下許者爲之策論過落詩賦者[illegible]

以大[illegible]經者[illegible]今信言詞矣[illegible]

諫院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 慶曆四年

臣嘗患朝廷處事不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起一作動自昇州差劉沆知潭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楊畋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畋未到續後又差周陵為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敕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選

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此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在一作必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爲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草之失也今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畋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綵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近聞一作觀綵有奏請欲盡驅荆南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諳官荆楚備知土丁子細若果

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絲處事可見矣若絲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為一任徐的等擘畫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以其身是臺官出稟朝命恥以不才默坐於中強有施為竊慮的等不能制絲又州縣畏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

（一有臣字）尚恐大臣有主張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欲中道召回彰已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恥未肯抽回即乞諭徐的專了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遍行安慰訖即速還庶不敗事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同前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鬬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則討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除鄧和尚

李花脚等數十（一作大）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烏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蜑爲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邵餙等失信於黄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一有時字）機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

病一作病暑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衂則彼勢復堅不惟爲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令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畋獲賞爭殺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乞且降勑書奬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絶少其餘盡是枉遭殺戮逼脅爲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

詔與楊畋其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 同前

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差楊畋銳於討擊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綖去時朝廷亦別無處分慮綖到彼與畋同謀蓋蠻賊止可招攜卒難剪撲而畋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今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蓋以蠻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

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大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盤氏正蠻已爲鄧和尚黃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徭之類亦皆自起而爲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徭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黃鄧初起之時捕盜官吏急於討擊逢蠻便殺屢殺平人遂致莫徭驚惶至此以此而言則本無爲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

昨石餘等初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爲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難招鄧和尚等大則希一班行其次不過殿侍足矣正蠻叛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徭之類

使安耕織而歲輸皮粟得爲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爲害愈深況漸近夏暑南方燀濕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迫之大急則潭郴全邵諸寨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爲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謀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爲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慶曆四年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爲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

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黨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户豈不驚疑若使飜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特一作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户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爲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

青唐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
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
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
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
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
急狄青怒滬異己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
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
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
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

周諭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爲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汝卒一作辦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脩惟幸失之遂巳偏見今後水洛縱急尤須

極力應副萬一小有踈失則是汝挾情故陥之必有
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遣將
立事者不憐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
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闕
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 同前

臣伏見朝廷近爲脩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
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爲水洛蕃族見狄青枷
取劉滬等因致驚擾周詢却乞將帶滬等往彼以此

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爲利
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已立
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
移滬尚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
移洙而不動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
更升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
即不是因滬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獲全其
功於邊防利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爲尹洙狄青却
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

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輕沮武士況今滬與洙爭而滬實有功効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滬則沿邊武臣盡鼓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多能立功効者絕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耳臣亦聞三者惟滬尤為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為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蕃族（一作部）恐他人不能綏撫

一有蕃部二字別致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輯蕃部一無此二字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黨庇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斷而行之取進止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 同前

臣伏覩朝廷近爲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留橋事互說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能上副聖意挾公狥私一作內挾私狥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兇吏潛行殺害及

妄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愼鉞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曆內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爲陳留橋損害舟船特令脩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上惑聖聽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別令呂覺根勘今旣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糺正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謗黷先朝聖政謹按日曆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

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爲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爲後世法今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說即是真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今國史書橋便利彰先帝朝一作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爲復王礪之言可憑其虛妄謗黷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令後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畫錢穀至有強借豪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菜之

類碎細刻剝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今財用不至大闕亦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窘迫之用一作人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而王礪誤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䘏朝廷事體當此之用一作人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爲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即許風聞今王礪目見愼鉞所遣小吏别無武

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初朝廷本爲省府互爭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既吳育是舉主即合自陳乞別差官豈可謗讟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愼鉞是堯臣所舉感恵必深今礪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爲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礪謗讟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

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愼鉞遣吏殺害及挾私逆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一作臣姿情妄作獄訟必多事係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取進止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 同前

臣近有劄子幷曾面奏爲臺官王礪特被差委鞫狥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別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上賴陛下聖明再令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已蒙聖恩釋放自王礪妄形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

威以報私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枉刑吏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如礪善惡未辨尚可含容今旣試之以事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者一作黨亦使今後選用之人不敢尚辜委任別造過愆若頑不黜竊慮今後被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取進止四月庚戌王礪罷御史授大常博士通判鄧州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同前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餙奏爲體量知潤州席平爲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餙爲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爲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餙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三字一作否）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爲提刑者其才與餙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餙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餙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爲才

邵餗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餗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餗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爲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二作待[illegible]提刑體量然後爲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爲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有一

秖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爲
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
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
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
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
各心闌誰肯辦事今邵餗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
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爲朝廷不信却
委别人則餗之使威誰肯信服餗亦慙見其下今後
見事不若不爲不獨邵餗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

察官吏皆爲朝廷不行人各嗟歎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勑其一作字取卲餗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别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進止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同前

臣伏覩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縁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

虜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今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略言爲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爲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三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耻屈志就和本爲休民息力若歲般輦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

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榷場捨茶之外須至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爲敵國指元昊為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爭添何以應副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麤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三十萬斤北虜更一作又要二三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國家利害惟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減

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爲患如臣所說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 慶曆四年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脩築城壘強占侵地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討無所出厚以金

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為國之害不細今若縱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為孤壘其一作而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為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伏況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今人無愚智皆知和為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為中悔若得別因他事猶可絕和何況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

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内欲邀議和之功以
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羌人力爭得地盖小人無識
只苟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
就通和只與邊臣爲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
涯之患陛下爲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爲社稷謀豈
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龐籍力爭取昊
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緣此一事得絶和議
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之說此
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

陳鹽利以惑聖聰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諫院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樞密之職事任非輕雖典兵戎體均一作同宰輔至於大小機務其繁文倍於中書所以國家舊制都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屬僚事參謀議祖宗之制一作世尤慎擇材或取其歷職詳練者以爲副使自承平以來綱紀隳廢惟用人吏備員而已當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上下尸曠

恬然不恤自兵戎既動中外事繁循務因循致多敗誤今承旨不親職事惟署文書凡一百行遣皆委諸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既不得精心思慮專意廟謀至於碎務繁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急奏多苦滯留軍國密謀動成漏洩凡關事體不便處多皆由樞臣難自躬親而承旨不能舉職也臣今欲乞依祖宗舊制承旨特用士人如武臣中難得其人即請於文官中精選材能換與合入官資責其舉職仍令樞密使副條列常行事目有可以分職責成

者悉以委之使大臣專意廟謀屬吏分行職事時參國論一作論議庶有裨補一作助既復朝廷之舊制又於事體而合宜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取進止

論中書增官屬生文書劄子同前

臣伏見近來朝廷號令煩數更改又頻降出四方多不遵稟而朝廷之臣無專主者亦不勾校稽違考責實効以不銳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雖多而下不畏聽今百職廢壞弊實由斯臣竊見漢丞相官屬甚多欲乞精選材臣采漢名號增置兩府官屬官一

二員使專掌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俟天下施行報應校其稽違舉行朝典即不得以承受回申便爲報應須是施行實迹具以條聞旋行勾銷以見能否臣謂苟設此官則天下知朝廷有責實之意今後可使令出必行官無曠職如允臣所請奏一作乞下兩府重議施行取進止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 同前

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在選者各以舉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時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

之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脚色點差多是不副所選臣謂班行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慱臣欲乞將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有所止更不倒遷有舉主者一作舉主足者方與遷轉或且令無舉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

仍乞嚴爲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才與不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濫况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監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一作可）集事不必邊任并閤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使喚處多如允臣所請乞付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取進止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同前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爲邊臣所疑移入內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爲不服（一作安）亳州水土死（一無死字）亡却家族

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既欲守清盡死於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一作来遷内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囚繫致其失所身病家亡況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諤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嘆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為世雠必與邊陲別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来

凡有計謀未聞勝筭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諤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諤感國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爲疑即乞先以此意詔聞守清計其必無弃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取進止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 同前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出外至夜歸家有相州進士王

伯起看臣不見後留下長書一封中言為檢匣抑塞言事者責臣不能規諫人主開益聰明及自言有策可以弱北虜使十年不為害又言有上皇帝書為有司所抑不得上達仍於長書後卷却奏狀一封意欲令臣繳奏臣竊詳王伯起所與臣書詞理極有可採但未知奏狀内所言何事緣臣本不識其人又無處尋訪只據所與臣書内言有策可使北虜十年不為害此一事是朝廷當今急務其奏狀臣不敢滯留謹并元與臣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省覽或有可

採乞下開封府尋訪本人更加詢問謹具狀奏聞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　同前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為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為妻自持刃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髡截頭髮又自以一作將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刃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為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臣略聞此大槩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

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寃枉一作之寃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寃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陵辱迫以自裁一作殘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寃枉

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寃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敢逼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強者陵弱踈者害親國法遂廢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止姦凶取進止

論內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內官馮承用近因過失為臣寮論奏一作奏劾陛下親發睿斷不私小人聽納群言逐去左右中外之

士莫不相慶然衹聞朝議將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
指揮近日外面虛傳云却得教坊勾當留在京師竊
以方今內外臣寮若有罪犯便須勘劾依法行遣今
承用本因有過超轉官資只與外任尚為優幸若更
遷留不遣則使今後伏事陛下左右者恣為過惡無
以戒勸承用從来過犯甚衆人皆畏懼不敢明言自
其罷却入內已来舊跡漸（一作甚）多彰露內廷之事臣
不細知外邊作過頗有實狀今若未行遠黜則言事
臣寮不免再有論奏句連獄訟生事轉多其馮承用

伏乞早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勵後人外弭物論取進止

今若未行斷遣可

其間見人口亡失書狀并一本繳連內某之事臣以掖獻奏用幷未過犯甚衆人皆畏懼不敢明言臣遂留不肯赴闕使令發伏事陛下左右皆欲爲過惡無未用本因有過犯轉官資只與外任尚爲優幸若更以方今內外臣僚若有罪犯便須勘劾依法行遣入今指揮近日外面盛傳云朝得敕旨令當留在京師籌士某不相處分聞朝議將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



